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春秋文學繫年輯證

第三册

邵炳军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春秋文學繫年輯證

第三冊

周簡王 周靈王 周景王

(前 585—前 520)

邵炳军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全4册/邵炳军著.--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4-038426-0

I. ①春… II. ①邵…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
—研究—春秋时代 IV. ① I2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8391 号

策划编辑	陈 瑛	责任编辑	陈 瑛	封面设计	王 睢
版式设计	王 睢	责任校对	刘 莉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http://www.landraco.com.cn
本册印张	24		
总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本册字数	39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总 定 价	398.00 元 (全4册)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426-002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 (010) 58581897 58582371 58581879

反盗版举报传真 (010) 82086060

反盗版举报邮箱 dd@hep.com.cn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法务部

邮政编码 100120

周简王时期

(前585—前572)

前585年 周简王夷元年 鲁成公六年 晋景公十五年

周单超、刘康公在世 鲁里克、季孙行父、叔孙侨如、仲孙蔑、穆姜、叔孙豹、公孙婴齐、臧孙纆在世 齐国佐、崔杼、晏弱在世 晋韩厥、栾书、士渥浊、伯宗、羊舌职、羊舌姬、士燮、郤至、屈巫臣、知罃、赵庄姬、苗贲皇在世 楚伍举、公子婴齐、申叔时、公子侧、养由基、伯州犁在世 宋公孙寿在世 卫孙良夫在世 郑公子去疾、公孙黑肱在世

鲁立武宫^① 鲁取鄆^②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晋自故绛迁都于新田 邾子朝鲁 鲁公孙婴齐如晋 鲁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鲁季孙行父如晋 晋栾书帅师救郑侵蔡

晋士渥浊作《失位自弃论》

文见成六年《左传》。正月，郑伯如晋拜成，子游（公子偃）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士渥浊）作《失位自弃论》以刺^③。士贞伯指出：“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① 鲁之武宫有二：一为鲁武公之庙；一为表彰武功之纪念建筑。此武宫即后者，为季孙行父以鞶之功所立。

② “鄆”，即昭二十六年《左传》之“鄆陵”，本鲁附庸小国，今年鲁取之以为邑，更名为鄆陵，位于鲁东境，近东郛，当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东北三十余里。参见：[清]高士奇《春秋地理考实》卷三，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③ 今年六月壬申（九日），郑伯费（悼公）卒。

晋伯宗作《以信求诸侯论》

文见成六年《左传》。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甯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师于鍼^①；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作《以信求诸侯论》以诫^②。伯宗指出：“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

晋韩厥论国饶则民骄佚而近宝则公室贫

文见成六年《左传》。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盩，国利君乐，不可失也。”景公立于寝庭，谓献子（韩厥）曰：“何如？”献子作《国饶则民骄佚而近宝则公室贫论》以对^③。献子认为：“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觐。易觐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膻之疾^④。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浹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盩，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

据成六年《左传》下文“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诸语，献子此文自然作于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四月丁丑（十三日）晋将都邑自绛（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南迁于新田（即今山西省侯马市）之前。惜其具体作时不可详考，姑系于晋迁都邑于新田之年，即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四月。

① 夏阳说，晋大夫。“伊雒之戎”，即文八年《春秋》之“雒戎”，指居于伊水、雒水间之戎部落，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陆浑”，即僖二十二年《左传》之“陆浑之戎”，指居于伊水流域之戎部落。“蛮氏”，即昭十六年《左传》之“蛮戎”，当居于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汝阳县东南一带。鍼，卫邑，在卫都邑帝丘附近。

② 说乃止；师还，卫人登陴。

③ 景公说，从之。案：《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之母曰：“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可以与韩厥之言参看。

④ “沈”，同“沉”。“重”，“腫”之古字。

晋栾书论善钧从众

文见成六年《左传》。冬，晋栾书（武子）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①；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②；赵同、赵括欲战，请于武子，武子将许之；知庄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韩献子（韩厥）谏曰：“不可。吾来救郑，楚师去我，吾遂至于此，是迁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何荣之有焉？若不能败，为辱已甚，不如还也。”乃遂还。于是军师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尚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③武子作《善钧从众论》以对。武子认为：“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④此论强调“从众”前提为“善均”，而非简单多数。

前584年 周简王二年 鲁成公七年

周单超、刘康公在世 鲁里克、季孙行父、叔孙侨如、仲孙蔑、穆姜、叔孙豹、公孙婴齐、臧孙纆在世 齐国佐、崔杼、晏弱在世 晋韩厥、栾书、士渥浊、伯宗、羊舌职、羊舌姬、士燮、郤至、屈巫臣、知罃、赵庄姬、苗贲皇在世 楚伍举、公子婴齐、申叔时、公子侧、养由基、伯州犁在世 宋公孙寿在世 郑公子去疾、公孙黑肱在世 吴屈狐庸在世

① 绕角，蔡地，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东南之绕角故城。说参：[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一，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阮元刻清经解本。

② 桑隧，即今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东南之桑里亭。申县之师，即楚所灭南申之师。详参：邵炳军《两周之际诸申地望及其称谓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第138～143页。

③ 据成六年《左传》孔《疏》引[汉]服虔《春秋左氏传解》，时晋六军十二卿依次为：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荀庚将上军，士燮佐之；郤锜将下军，赵同佐之；韩厥将新中军，赵括佐之；巩朔将新上军，韩穿佐之；荀骘将新下军，赵旃佐之。又，此所谓《周书》，即今《尚书·周书·洪范》。原文为：“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节取其大意。

④ 《国语·周语上》载密康公之母曰：“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粦。”则“三人为众”为当时习语。

吴伐郟^① 曹伯朝鲁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 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 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马陵^② 吴入州来 晋屈巫请使吴教其叛楚^③ 卫孙林父出奔晋 卫戚邑属晋 晋反卫戚邑戚^④

鲁季孙行父引《节南山》论中国无吊

文见成七年《左传》。春，吴伐郟，郟成，季文子（季孙行父）遂引《节南山》作《中国无吊论》以叹^⑤。文子指出：“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其此之谓乎！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

季文子所引《诗》“不吊昊天，乱靡有定”为今《诗·小雅·节南山》之六章句，本为周大夫家父刺幽王重用太师尹氏乱政误国之作^⑥；此取意在下文“其此之谓乎”。

前583年 周简王三年 鲁成公八年 晋景公十七年

周单超、刘康公在世 鲁里克、季孙行父、叔孙侨如、仲孙蔑、穆姜、叔孙豹、公孙婴齐、臧孙纆在世 齐国佐、崔杼、晏弱在世 晋韩厥、栾书、士渥浊、伯宗、羊舌职、羊舌姬、士燮、郤至、知罃、赵庄姬、苗贲皇、赵武、祁奚、张老在世 楚伍举、公子婴齐、申叔时、公子侧、养由基、伯州犁在世 宋公孙寿在世 郑公子去疾、公孙黑肱在世 吴屈狐庸在世

① 吴于今年始见于《春秋》。

② 马陵，卫地，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东南。

③ 晋、楚争霸，晋欲以吴削弱楚国，楚申公巫臣（屈巫）出奔于晋后怨楚子重（公子婴齐）、子反（公子侧）灭其族，遂请使于吴，教射御、乘车、战陈使之叛楚，并留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嬴姓国，地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西北五十里），使子重奔命。此后，蛮夷属于楚者尽为吴所取，吴是以大，始通于中国，拉开了吴、楚争战之序幕。

④ 时卫为晋之与国，故卫定公如晋，晋旋即归戚邑于卫，但孙林父却留居晋国长达七年之久。

⑤ 鲁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

⑥ 参见：前770年“周家伯父作《节南山》”条；说详：邵炳军《周大夫家父〈节南山〉创作时世考论》，《文献》1999年第2期，第23～41、169页。

晋侯使韩穿赴鲁言归汶阳之田于齐 晋栾书帅师侵蔡 鲁公孙婴齐如莒 宋公使华元聘鲁 宋公使公孙寿赴鲁纳币 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天子使召伯赴鲁赐公命^① 晋侯使士燮聘鲁 晋士燮会鲁叔孙侨如、齐人、邾人伐郯 卫人赴鲁媵共姬

鲁季孙行父引《氓》、《板》论信义为德

文见成八年《左传》，成八年《公羊传》亦叙此事而略异。春，晋侯（景公）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季孙行父）钱之，私焉，遂引《氓》、《板》作《信义为德论》以刺。季文子认为：“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而用师于齐，使归诸敝邑。今有二命，曰：‘归诸齐。’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②。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③，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诗》曰：‘犹之未远，是用大简。’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季文子所引《诗》“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为今《诗·卫风·氓》之四章句，本为卫弃妇追悔之作；此取意在下文“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犹丧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其所引《诗》“犹之未远，是用大简”为今《诗·大雅·板》之首章句，本为周大夫凡伯诱导劝谏幽王之作^④；此取意在下文“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① “赐”，成八年《公羊传》、《穀梁传》皆作“锡”，以庄元年、文元年《春秋》“锡命”一词推之，字或本作“锡”。《礼记·曲礼下》孔《疏》引亦作“锡”。说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36页。又，此《春秋》之“召伯”，即《左传》之“召桓公”。

②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阮元刻清经解本）卷五：“‘贰’当为‘賁’之讹，‘賁’音他得切，即‘忒’之借字也。”则“賁”，即“忒”，“爽”、“忒”同义互文。但自郑玄以后“賁”皆误作“贰”。参见：前700年“卫女作《氓》”条；说详：邵炳军《〈诗·卫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五》，《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74～81页。

③ “妃”，通“配”。

④ 今毛《诗》“简”作“谏”。说详：邵炳军《〈板〉、〈召旻〉、〈瞻印〉三诗作者为同一凡伯考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第115～118页。

鲁君子引《旱麓》论从善如流

文见成八年《左传》。春，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荀首）、范（士燮）、韩（韩厥）也；鲁君子闻之，遂引《旱麓》作《从善如流论》以美^①。鲁君子认为：“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②，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

鲁君子所引《诗》“恺悌君子，遐不作人”属今《诗·大雅·旱麓》之三章句，本为歌颂周文王祭祀祖先而得福之作（毛《序》）；此取意在下文“求善也夫”。

晋韩厥作《对大业之后为崇问》

文见《史记·赵世家》。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崇；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作《对大业之后为崇问》^③。韩厥指出：“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

谨案：本条《史记·赵世家》未明具体年代，惟谓“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又谓“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置之宫中。”故《史记·赵世家》裴驥《集解》引晋徐广《史记音义》曰：“推次，晋复与赵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经》书‘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于此说立赵武事者，注云‘终说之耳，非此年也’。”则灭赵氏之族在晋景公三年（前597），赵氏复位在景公十七年（前583）。《史记·赵世家》又谓“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据成十七年《春秋》、《左传》，厉公七年（前574）杀三郤，则赵氏复位正在景公十七年（前583）。笔者以为，《史记·赵世家》记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多采战国传说，与《左传》不相合，不足为信史。据成八年《春秋》、《左传》，

① 是行也，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

② “恺悌”，今毛《诗》作“岂弟”。

③ 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

景公十七年（前583）六月，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赵武从其母姬氏畜于公宫^①。故景公虽从屠岸贾之谋灭赵氏小宗，然存其宗子。故在景公十七年（前583）六月杀其大夫赵同、赵括之后旋即复立赵氏宗子武。足见《史记·赵世家》记灭赵氏之族年代与《左传》不合，而记赵武复立则与《左传》相合。故本条与下条并系于今年六月。

晋韩厥引《无逸》作《谏复立赵武以明德书》

文见成八年《左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世家》、《韩世家》、《赵世家》并叙此事^②。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赵武从姬氏畜于公宫^③，以其田与祁奚，韩厥遂引《无逸》作《谏复立赵武以明德书》^④。韩厥指出：“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⑤？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齔寡。’所以明德也。”

韩厥所引《周书》“不敢侮齔寡”为今文《尚书·周书·无逸》句，本为周公旦诫成王之文（《史记·周本纪》、《鲁世家》）；此取意在下文“所以明德也”。

晋栾书论务实

文见《国语·晋语六》。赵文子（赵武）冠，见栾武子（栾书），武子作《务实论》以诫。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实之不知，请务实乎。”

谨案：本条及以下四条《国语·晋语六》未明具体年代，惟次于晋景公十四年（前585）梁山崩后、晋厉公六年（前575）鄢陵之战前；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周纪四》系于周匡王三年（前583），即晋景公十七年。今考：据《国语·晋语六》所载张老诫赵武“栾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

① 赵同、赵括为赵氏小宗，赵武为赵氏宗子，赵武为赵朔与景公姊妹庄姬（姬氏）所出，景公为赵武之舅。

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世家》全本《左传》，《韩世家》年代本《左传》，《赵世家》则谓“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

③ 诸本“武”上无“赵”字，惟金泽文库本有“赵”字。成八年《左传》杜《注》释“武”为“赵武”，且与上文“同”、“括”文谐。故今据增。

④ 成十七年《左传》韩厥小时为赵盾所养，故为赵氏进言。

⑤ “辟”，通“僻”。

以成”，俨然为一个长者对晚辈之谆谆教诲；又据《晋语八》“赵文子为室，斫其椽而磬之，张老夕焉而见之，不谒而归。文子闻之，驾而往”，则张老年辈肯定较赵武为长。但从《晋语六》赵武行冠礼之后依次拜见栾书、荀庚、士燮、郤锜、韩厥、荀偃、郤犇、郤至、张老序次观之，张老或年辈较此八人晚，或官阶较此八人低。赵武行冠礼当在景公复立赵武（前583）至三郤被杀与士燮卒（前574）之间，张老训诫赵武自然在晋悼公元年（前573）其为中军候奄之前。惜其具体年代难以确指，姑从刘氏《资治通鉴外纪》皆系于晋景公复立赵氏之年，即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六月。

晋士燮论尽戒之术

文见《国语·晋语六》。赵文子（赵武）冠，见范文子（士燮），文子作《尽戒之术论》以诫。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贤者宠至而益戒，不足者为宠骄。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祆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

晋韩厥论始与善

文见《国语·晋语六》。赵文子（赵武）冠，见韩献子（韩厥），献子作《始与善论》以诫。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

晋知磬论以文忠事君

文见《国语·晋语六》。赵文子（赵武）冠，见智武子（知磬、荀偃），武子作《以文忠事君论》以诫。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后而老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夫宣子尽谏于襄、灵，以谏取恶，不憚死进，可不谓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纳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济。”

晋张老论物备而志在己

文见《国语·晋语六》。张老，即《国语·晋语八》之“张孟”、“夫子”，姓姬，本氏解，别氏张，名老，字孟，尊称夫子，文王昌之孙、武王发庶子唐叔虞（子于）后裔，出于献侯籍（苏）之孙、穆侯费王（弗生）之子公子成师（曲沃桓叔），解侯（张侯）之子，张君臣之父，悼公元年（前573）为中军候奄（元候），四年（前570）为中军司马，生卒年未详（前583—前541在世）^①。其提出“物备矣，志在子”之说，反对“贵而忘义，富而忘礼”，恪守周礼，延誉先生，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晋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物备而志在己论》、《为室之制论》（见《国语·晋语八》）诸文^②。

赵文子（赵武）冠，见栾武子（栾书）、范文子（士燮）、郤驹伯（郤锜）、韩献子（韩厥）、智武子（荀跞）、苦成叔子（郤犇）、温季子（郤至）诸卿后，见张老而语之，张老作《物备而志在己论》以诫^③。张老指出：“善矣！从栾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物备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晋屈巫臣论勇夫重闭

文见成八年《左传》。七月，晋侯使申公巫臣（屈巫）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莒子朱）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屈巫作《勇夫重闭论》以对^④。屈巫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

① 关于张侯（解张）之名、字，说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2页；说详：邵炳军主编，周锋、郝建杰撰《国语文系年注析》（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又，关于晋解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详见：前594年“晋解扬引古语论臣承命为信”条；关于春秋时期晋张氏之世系，参见：前539年“晋张趯论火中寒暑乃退”、前490年“晋张柳朔论死节”两条。

② 《物备而志在己论》，[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论谏九》题作《论诸大夫》。

③ 赵武见荀庚（中行宣子），宣子惜己年老；见郤锜（驹伯），驹伯谓其“壮不若老者多”；见郤犇（苦成叔子），叔子谓其“抑年少而执官者众，吾安容子”；见郤至（温季子），季子谓其“谁之不如，可以求之”。

④ 明年（前582）十一月，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庚申（十七日），莒溃，楚人入郕。案：渠丘，莒地，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莒县南一里许。说参：[清]高宗敕撰《大清一统志·青州府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丛刊续编2008年影印清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涵芬楼影清史馆藏进呈写本。又，郕，即东郕。

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唯或思或纵也。勇夫重闭，况国乎？”

前582年 周简王四年 鲁成公九年 齐顷公十七年 晋景公十八年

周单超、刘康公在世 鲁里克、季孙行父、叔孙侨如、仲孙蔑、穆姜、叔孙豹、公孙婴齐、臧孙纆在世 齐国佐、崔杼、晏弱在世 晋韩厥、栾书、士渥浊、伯宗、羊舌职、羊舌姬、士燮、郤至、知罃、赵庄姬、苗贲皇、赵武、祁奚在世 楚伍举、公子婴齐、申叔时、公子侧、养由基、伯州犁在世 郑公子去疾、公孙黑肱在世 吴屈狐庸在世

杞伯赴鲁逆叔姬之丧以归 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鲁伯姬归于宋 鲁季孙行父如宋致女 晋人赴鲁媵 晋人执郑伯 晋栾书帅师伐郑 楚公子婴齐帅师伐莒 莒溃 楚人入郢 秦人、白狄伐晋 郑人围许 鲁城中城^①

晋士燮论寻盟

文见成九年《左传》。正月，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杞伯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②；季文子（季孙行父）谓范文子（士燮）曰：“德则不竞，寻盟何为？”范文子作《寻盟论》以对^③。文子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彊以御之^④，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

鲁成公享季孙行父，季孙行父赋《韩奕》，穆姜答赋《绿衣》

事见成九年《左传》，《列女传·贞顺篇》亦录穆姜事。穆姜（前？—前564），即宣元年《春秋》、《左传》之“夫人妇姜”，亦即襄九年《春秋》之“夫

① 中城，即内城，此指鲁都曲阜之内城。说详：[清]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二，凤凰出版社2005年影印阮元刻清经解本。

② 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八月戊辰（十一日），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同盟于马陵。

③ 蒲之盟，将始会吴，吴人不至。

④ “彊”，阮刻本误作“疆”，今从石经、宋本、淳熙本、岳本、闽本、监本、毛本及金泽文库本订正。

人姜氏”、“小君穆姜”，亦即襄二十三年《左传》之“姜氏”，姓姜，谥穆，名、字未详，齐国之女，文公兴之媳，宣公倭夫人，成公黑肱、伯姬（共姬）之母，襄公午祖母，臧孙纇表姨，宣公元年（前608）嫁于鲁为宣公夫人，成公十六年（前575）因欲废其子成公以立其奸夫叔孙侨如（宣伯）事败而被迫迁于东宫，襄公九年（前564）薨^①。其提出“元”、“亨”、“利”、“贞”为“四德”之说，好干国政，熟知典籍，尤谙习《诗》、《易》，善于辞令，颇有文才，为春秋中期鲁国具有一定政治素养与良好文学修养之贵族女性，传世有《元、亨、利、贞四德论》（见襄九年《左传》）一文。

夏，季文子（季孙行父）如宋致女（伯姬），复命，成公享之，季孙行父赋《韩奕》之五章^②；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

季文子所赋《韩奕》在今《诗·大雅》，本为尹吉甫美宣王赐命韩侯之作（毛《序》），其五章曰：“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姑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汙汙，魴鱮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姑燕誉。”^③此以韩侯比宋共公，以韩姑比伯姬，美宋共公与伯姬婚姻幸福美满，故穆姜答辞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穆姜所赋《绿衣》在今《诗·邶风》，本为卫庄姜伤己失位之作（毛《序》），其卒章曰：“絺兮绌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④此取意答谢季孙行父送伯姬之重勤，称赞伯姬婚姻之美满。

晋士燮论仁、信、忠、敏为君子

文见成九年《左传》。秋，晋侯（景公）观于军府，见钟仪（郕公）^⑤，问之

① 参见：前564年“鲁穆姜卒”条；说详：邵炳军、梅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页。

② 鲁成公九年（前582）二月，穆姜之女伯姬嫁于宋共公。

③ 参见：赵逵夫《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丛》总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55页。

④ 参见：前740年“卫庄姜作《绿衣》”条；说详：邵炳军《〈诗·邶风〉系年辑证——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三》，《诗经研究丛刊》第20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133页。

⑤ 钟仪于鲁成公七年（前584）为郑共仲、侯羽军所囚，献之于晋，晋人以之归，囚之于军府。

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①，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以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景公语范文子（士燮），文子作《仁、信、忠、敏为君子论》以美^②。文子认为：“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此论以具有“仁”、“信”、“忠”、“敏”等“四德”为“君子”之标准，为后世孔子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君子怀德”、“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为君子“四道”（《论语·公冶长篇》）诸说之滥觞。

齐顷公薨

事见成九年《春秋》、《左传》。七月丙子^③，齐侯无野卒，子灵公环继立^④。

鲁君子引逸《诗》论备豫不虞为大善

文见成九年《左传》。十一月，楚子重（公子婴齐）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五日），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十七日），莒溃，楚遂入郕，莒无备故也；鲁君子闻之，遂引《诗》作《备豫不虞为大善论》以诫^⑤。鲁君子指出：“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

① “税”，通“脱”。

② 景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③ “七月”无“丙子”日，疑误；杜《注》谓“丙子，六月一日。书七月，从赴”，说亦误。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1页。

④ 《史记·齐世家》裴骃《集解》引[梁]缪彤等《皇览》：“顷公冢近吕尚冢。”

⑤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议论九》题作《莒恃陋不备》，[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史论一》题作《论莒恃陋不备》。

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鲁君子所引《诗》“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为逸《诗》^①；此取意在下文“言备之不可以已也”。

前581年 周简王五年 鲁成公十年 秦桓公荣二十四年

周单超、刘康公在世 鲁里克、季孙行父、叔孙侨如、仲孙蔑、穆姜、叔孙豹、公孙婴齐、臧孙纆在世 齐国佐、崔杼、晏弱在世 晋韩厥、栾书、士渥浊、伯宗、羊舌职、羊舌姬、士燮、郤至、知罃、赵庄姬、苗贲皇、赵武、祁奚在世 秦医缓在世 楚伍举、公子婴齐、申叔时、公子侧、养由基、伯州犁在世 郑公子去疾、公孙黑肱、公子骅在世 吴屈狐庸在世

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 晋侯会鲁公、齐侯、宋公、卫侯、曹伯伐郑 齐人赴鲁媵 鲁公如晋

秦医缓论病入膏肓

文见成十年《左传》。医缓，名缓，秦医师，族属、世系、生卒年皆未详（前581在世）^②。其经理识本，长于疹病，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秦国著名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病入膏肓论》一文。

四月，晋侯（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景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桓公）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缓至，作《病入膏肓论》以

① 今毛《诗》无此文，故成九年《左传》杜《注》谓此为“逸诗”。参见：[宋]李石《方舟集》卷二十一（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明]冯惟讷《古诗纪》卷九（清金陵书局本）。

② 说详：邵炳军、梅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